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二十七回 烏雀相爭各為其主 琴爐兩分自有分定

且說，老太太看那孩子時，都只十幾歲的光景，身穿紅呢襖，頭戴青絨帽，面容嬌嫩嫩的，看他跪下磕頭起來，舉止分外秀雅。金夫人、賁夫人等見了，也覺喜悅，遂向舒二娘道：「你且將他們帶到外頭，與他們教習們共候，等我們這裡完了酒令，聽吩咐再來。」舒二娘應聲「是」，帶著孩子們出去了。

聖萃芳向璞玉笑道：「老先生，且止了閒話，說你的酒令吧，快完了好聽曲兒。」璞玉一數，真個輪到自己了，一時尋不出說甚麼，慌了手腳，方勉強說道：

園莽抽條，榆林滿園，不宜動土。

德清道：「你們看，又出來個『不宜』了，他們四個這『不宜』卻是不好呢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只是難不倒就完了，我們也不管他『宜不宜』。」

下該妙鸞的，妙鸞笑道：「我也是個不能說的，請大爺代我說說呢。」聖萃芳向璞玉使個眼色道：「使不得，只可代人說一回，若屢次說，亂了令，我可不依。」妙鸞央道：「姑娘，不是已有先鉸的樣子了，宮姑娘如何吃了半鍾，叫人代說的？」聖萃芳笑道：「你也吃半鍾，找個人代說，豈不亦完了？」妙鸞換了半鍾熱酒，一面吃，一面依次瞧著眾人，道：「不知是那一位行善的肯替我說呢？」鄂氏太太笑道：「我替妙姑娘說，可使得使不得？」聖萃芳笑道：「有何使不得。」鄂氏太太笑道：

寒來暑往，杭愛山上，鹿角脫落。

秀鳳不用別人，即說道：

白駒食場，西塘柳中，宜養家畜。

福壽向爐湘妃央道：「該我的了，不能說，怎麼好？」湘妃笑道：「你可得了幾句不曾？」幅壽道：「書、歇的兩句有了，只和不上皇曆上的一句。」湘妃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念，我和和看。」

福壽笑說道：

肆筵設席，奉獻酒供，

下句再也想不出了。湘妃遲疑了一會子，笑道：「這倒是極現成的了，說『宜招賓客』，豈不是天然作成的？」聖萃芳叫鳳梅倒了兩杯酒，送到爐湘妃、福壽二人前來。二人驚異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萃芳笑道：「為何倒來問我？出這令時，原說是一人說一首來著，並不曾說兩人合成一首，或者全替說倒也罷了；這個斷斷免不得，與其行這般亂令，不如悄悄坐著好。」二人料不能免，各自吃了一杯酒。

綿長趁此機會，已預備下了，遂說道：

鱗潛羽翔，青海葦中，宜行畋獵。

眾人聽了，擊膝稱贊道：「這話說得俊巧。」錦屏笑道：「這個令雖是文雅，只是未能罰得一個人，所以，我若說了出來，越發顯得容易了，致使聖姑娘此令，恐自後沒人用了。也罷，我也不央人代說了，且受此一杯之罰，為此令增增光彩也好。」說畢，便斟上一杯酒自吃。聖萃芳點頭微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好個聰明姑娘。」

當時，老太太見酒令將完，遂吩咐叫女唱客們來伺候。兩個女教習來到階前，凋弦理簫，眾人聽了絲竹之聲，因是急著聽曲兒，也不想法罰人，只催玉清快快說完。玉清正想時，站在地下的媳婦們堆裡，叫黑帳的那一個，因搬酒時抽多了頭兒，此時聽得琵琶管弦之聲出了神，不曾嚴緊，走了下氣，長長的放了一聲出來。旁邊站的媳婦們先笑起來了。錦屏忙看福壽時，福壽正低著頭笑。

秀鳳耐住笑，抬頭看時，那黑帳卻似沒事的人，呆著臉站著，遂轉過身去揉臍子。倒是點悟了玉清，遂大聲說道：

宮殿盤鬱，荷花池中，青蛙長鳴。

當時姑娘們正忍不住笑，聽了這話，便哄然大笑起來了。金夫人、賁夫人等也忍不住，噗哧笑了。老太太不知所以，正追問時，女教習們進來磕了頭。

只見那兩個女人，都已年過四旬，原是由他們丈夫們領來，因其男子不能入內，二人抱著樂器進來。老太太問了他們年紀，看過了曲名單子，即命先自揀一段吉祥的曲兒唱。那些孩子早扮作女孩兒妝束，管弦動處，四個便唱起個叫《萬壽無疆》的曲兒來，擺著手中巾扇，四下散開，走到各席前，穿走笑舞。妙鸞見內中一個小孩兒，面龐眉目，頗似聖萃芳，正看得發呆，細細端詳；湘妃眼快，早已看出，笑向琴自歌點頭知會，琴自歌全然不理。福壽在旁，大笑起來，妙鸞方才知覺。

一時，唱完一曲，老太太大悅，賞了好些東西。隨後又呈上曲單子來，眾人都讓璞玉，璞玉接過單子來看時，多是情慾俚曲，不是在深閨中唱得的。遂尋雅正些的點了一個，那孩子一個吹簫，一個掌鼓板，兩個清喉合聲唱道：

玉空無塵，銀河長耿，月光映小樓。花影滿庭，羅襟透寒，芳心自悠悠……

再往下唱時，琴自歌回頭看璞玉，璞玉情不自禁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溜了琴自歌一眼，琴自歌忽然臉紅，忙低了頭。一時，唱完了這一曲兒，眾人便讓聖萃芳。萃芳推讓不過，點了個叫做《懶畫眉》的曲兒。那媳婦丫頭們，再調弦管，重清巧喉，齊唱道：

碧雲天，黃花地，西風緊，北雁南飛。曉來誰染霜林醉？

秋江上，盡是離人淚。車兒東歸，馬兒西去，莫奈何，一聲聲長歎息。

曲調詠諧，弦律聲和，真個是凌雲裂石之唱，眾人直聽得心懷悠悠。璞玉忽然抬頭看時，只見爐湘妃已聽得如醉如癡，兩泉秋水，盈盈欲滴，也不知怎麼，只覺一陣心酸。方欲與湘妃說話時，只見舒二娘又來了，道：「二門上的管家們從回事房傳報，說老爺昨日已到八十頭魯城過宿，今日早晚必到家，問大爺迎不迎接去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忙站了起來，一面吩咐外頭備馬，一面向姊妹們，道聲「怠慢」，到鬆月軒換了衣服，慌忙出去接老爺去了。

這裡老太太與眾人，也不願再聽曲兒，重賞了那些孩子去了。看兩邊排著，六個六個共十二個姑娘丫頭們，老太太心中大悅，舉杯笑道：「常聽見說，新出了個『金陵十二釵』的故事，今日我家裡也全了。」賁夫人等看時，除去炕上四人，姑娘丫頭們，真個有十二人，遂笑著與老太太講論那十二釵的故事。

聖萃芳忽聞紗櫥子後，有兩個丫頭噉噉的拌嘴。原來憑霄不喜爐湘妃，今日與梨香磕著瓜子，說起自己姑娘要回去的事。見湘妃聽曲子要哭的光景，即笑道：「梨香姐姐你可看見了？爐姑娘又要哭了。唉！縱哭乾了眼淚，與他的事又有何益？」梨香笑道：「可不是，你們那個爐姑娘如何那麼愛哭，我看十日裡天天都是眼淚不乾的，終是為了甚麼緣故？」憑霄鼻子裡哼了一聲笑道：「誰知道，從前在家時不這麼來著。你還沒聽說？去年回家就病了起來，今年春天說是更厲害了。說來也奇，將來這裡時便已見輕，來後沒住幾天依舊好了，這豈不是奇事？若說病的奇，好的也奇，真個是奇了，奇了！」那時翠玉正在爐旁等著水開沏茶，聽了憑霄的那些話，心中便不自在起來，道：「憑霄你這是甚麼話？我們姑娘病好，又犯著你甚麼了？終不然，我們姑娘不好才稱了你的心不成？」憑霄翻了臉道：「喂！這丫頭說的也奇了，我說你們姑娘的病好了，難道說壞了不成？如何來無故侵人？」翠玉道：「誰先侵了？你一連說奇了怪了的，是甚麼話？」憑霄喝道：「這丫頭，你少放肆，說奇了又怎麼了？偏來挑我說奇，那麼著你們姑娘，難道為著別的事病的，又為著別的事好了的不成？」翠玉因年紀小，無言可對。憑霄又指著他眼皮道：「小孩兒家，不懂話，還來我們中賭咕，你再說，我不撕了你的嘴，便不是丫頭！」翠玉忍不住道：「說奇怪也罷了，哭乾了眼又與他的事有甚

麼益處，這又是甚麼話？」憑霄將懷上的瓜子皮沙刺撒下一地，站了起來，罵道：「這小蹄子還敢叫不成？與他的事有甚麼益處，你知道說的是誰的事？慢說你們姑娘哭乾了眼淚，便是哭出了血，與那曲兒裡人的愁事有甚麼益處？」這一句話，直惹得一個人，義氣高發三千丈。

原來畫眉身雖在姑娘跟前侍立，卻傾耳聽著榻扇後邊。起初也顧著大家體面忍著，後來聽得憑霄越發嬌肆威喝起來，已自動了三分氣。如今見他竟罵了起來，忽然怒火中燒，身不由己，幾個箭步，走入榻扇後來，先著翠玉臉上打了一巴掌，罵道：「蹭破皮的母狗，敢分你們姑娘我們姑娘的混說誰？憑你們這起壞透了的狐狸媚婦臭嘴裡，姑娘們都成了小菜混嚼不成？你和養你的那個媽白吵甚麼？」憑霄聽了，豎目橫眉道：「畫眉你罵誰？」

畫眉即前進一步「呸」一聲往憑霄臉上啐了口濃痰，豎起指頭戳著憑霄眼，切齒道：「我就是罵你！似你們這般個臭奴才，如何敢胡侵姑娘們！你們的，我們的，是你那個爹娘給分的！快夾緊了你那臭眼子，好多著呢。瞧做的好事，誰又把繡鞋弔在狗嘴裡，這兒那兒亂扔了？」也這一句話說得憑霄氣噎喉塞，徹耳通紅，無言可對。回身向梨香冷笑道：「我們與畫眉原是一處的人，你罵我與罵你自己是一樣的，只這梨香姐姐本不相干的，何苦來只管捆在裡頭媚婦狡婦的混叫，這豈不無故侵人？」梨香聽了，翻了臉站起來道：「憑姑娘，你也不用把我夾在裡頭，畫姑娘我們兩個，無嫌無隙的好幾年了，自己惹的事自己擔著好了，別來拉扯人！」不待說完，只見那間聖萃芳叫：「梨香！」梨香忙應一聲「是」去了。憑霄越發羞惱起來，罵著畫眉，正欲往畫眉懷裡撞，只見瑞虹紫漲著臉，從那間走了進來，不做一聲，牽著憑霄出後門去了。

這一番吵嚷，非同小可，前邊無人不聞。金夫人待要說，又都不是這裡的人，況且是娘家的丫頭們也難說那一個。鄂氏太太要說，一則在人家家裡，再則在老太太跟前，不好說得。賁夫人越是不能說那一方，所以，只把梨香叫了去，狠狠瞪了一會兒。

當下，上上下下都不安起來，盡皆無話，寂然無聲了。獨老太太，聽不出噉噉喳喳的小語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大家如何忽然這般冷清清的了？丫頭們也該說說笑話，到底我的兒子熱鬧，你們瞧，璞玉一去便這麼冷清清的了。」

起初，琴自歌見畫眉出去，已是彎眉橫直，鳳目劍豎。抬頭見了爐湘妃桃臉滿怒，櫻唇含嗔，忙平靜下來了。如今聽了老太太這話，遂笑道：「我倒想起個有趣的的笑話來了，說與老太太聽，道是：在一個廟內，供奉著三教聖人，眾信者原把釋迦佛尊供在正中的。後來道士們見了，將太上老君移在中央。儒者見了，又將孔夫子遷於正中了。和尚們見了，依舊將佛爺請到中間。如此移來遷去，以致泥像將毀。三位聖人私下說道：『我們原好好的，皆因這起小人，移來遷去的，以致毀壞了我們。』」

眾人聽了大笑起來，都稱琴自歌笑話說的巧。當下，已搬上飯來，大家吃飯。一時飯畢，閒坐吃茶，只見丫頭們進來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老太太等方慢慢說笑著，往介壽堂來。

琴自歌等著賁侯請了安，欲回自己屋裡，剛出介壽堂時，恰遇葉兒領著女兒迎了上來，便跪下磕頭謝恩。琴自歌忙扶了起來，一面問著緣故，一面帶到海棠院來。葉兒笑道：「姑娘還故作不知呢，我這女孩兒，蒙姑娘提攜，到了這個份兒上，不然在丫頭們手下支使，這輩子豈有個出頭的日子呢？」琴自歌笑道：「那都是算命先生說得靈的緣故罷了，不是說今秋見喜，豈是假的？」問得那丫頭只顧紅著臉笑。琴自歌又問：「你們老爺給你改過別的名字不曾？」那丫頭笑道：「只改了一個字，叫黛眉了。」自歌笑道：「這與你先前那代不同，因你眼眉長得如青山，所以用了青黛的黛字。你穿的這件大褂兒可是新做的？」黛眉道：「老爺叫福壽姐姐給的。」葉兒笑道：「多虧姑娘一言之助，我這丫頭吃穿得與他人一般了。我們母女兩個，也無力相報，只好朝夕多多為姑娘祈壽祈福了。」稱頌不已，吃了茶方去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已至九月。一日璞玉在上房吃了飯出來，遇聖萃芳點頭叫住，領到翠雲樓下坐了。笑道：「你可知道了你琴姐姐為著何事要回去？」璞玉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聖萃芳又問道：「近日來你們吵過嘴不曾？」璞玉道：「並無此事，琴姐姐怎麼了？」萃芳道：「也不怎麼，只是近日來常出不悅你的言語。」璞玉遂起身道：「我問問他去。」方欲出去時，萃芳忙扳住璞玉肩道：「且住。」璞玉舉手推開手時，掉了袖內的靴掖子，萃芳遂拾了起來，笑道：「人家的靴掖兒，都在靴筒裡，偏你的靴掖兒在袖子裡。」說著打開，見內夾著一疊畫圖，璞玉忙奪過去了。聖萃芳便不樂，撇身回去坐下了。璞玉怕他生氣，取出別一疊字紙，遞給萃芳道：「姐姐請看這個，我們老爺這回出外帶來的，說是有個甚麼姓寶的公子寫的詩。老爺羨他作的好，叫我看著學的，我看著也好，所以藏著。」聖萃芳接過看時，卻是八句五言自比菊花的詩：

香菊性自潔，無欲人自平，冷露金體直，烈風玉節強。

去橫又去驕，知趣更知情，神采隱庭院，雅譽山野揚。

聖萃芳道：「這詩妙在起首時雖是人花分明，後來人花合一，花即是人，人即是花，竟是人花無分別了。況又言簡意長，這是兩意雙關的手法，舅父看的不差，兄弟不可輕視了才是。」

璞玉不服道：「這等詩，難道我們不能作了？」萃芳笑道：「我們這群人中，看琴、爐二人如何罷了，除了他二人，不是你我所能及的。」璞玉急道：「若果如此，聽說如今會芳園中菊花已盛開，我們如何不去每人也寫一首，與他較量一下呢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湘妃、熙清二人自外頭嘻嘻哈哈笑著走了進來，看了那詩，也發了詩興，四人做一路，欲邀琴自歌，往海棠院來了。入院忽見憑霄在一株大海棠樹下，頭頂著一部書，規規矩矩向北跪著，熙清見了，鼓掌笑道：「憑學生有了甚麼不是了？如何這冷風中跪在這裡？」湘妃忙扯了一把，大家進屋。只見琴自歌正坐在玻璃窗前寫字，見了眾人，忙放了書起身讓坐。聖萃芳笑道：「憑學生沒背過書來，怎麼罰跪了？看在我們面上，權請免了罷了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這丫頭說話罵人，也太縱了他了。越發不懂規矩了。你們豈沒見那日的事？在綠波堂與璞兄弟搶七巧圖，鬧的不成個樣子。先前本已有了一次該罰的事來著，我沒理瑞虹的話，饒過了。連前日的事已是三回了，再不治治還了得！」爐湘妃笑道：「這一處置，也叫他知道了，他也沒個不改的。姐姐看聖姑娘面，放他起來也罷了。」

琴自歌道：「依我說妹妹也該管教管教你那畫眉，下面的丫頭們若養成那般氣勢，還有個甚麼家法規矩了呢？別的都罷了，那日那般大聲叫嚷起來，也不怕老太太、太太們聽見，甚麼意思呢？」湘妃聽了，心中老大不受用，欲搶白兩句，又怕姊妹情分上有礙，亦且眾人看著不雅，只得忍住，笑道：「姐姐說的極是，姐姐放得開，所以今兒才處置，我當日便把畫眉罵了一頓。」璞玉向前央道：「琴姐姐治得憑霄也夠了，聖、爐二姐姐又說情，也該免了。」琴自歌方喚瑞虹叫憑霄起來。湘妃向萃芳冷笑道：「聖姑娘可看見了？你我二人的臉面，卻不及璞玉一句話；早知如此，我們先求璞玉，倒不致失了體面。」聖萃芳笑而不語。琴自歌聽了這話，面子上雖不理論，心中寒極，從此懷了與湘妃永不共處之心。

熙清將方才那詩，遞與琴自歌看了，又說了欲會大家寫菊花詩之意。琴自歌笑道：「作詩，雖可憑臆想去寫，終不如身臨其境，性通色格。還有一件，寫這樣的詩，大家都說一個菊花，又有何趣，總得添些別的話題，加以修飾，出言方可聽。況且，又不可缺了兩個人，不請那院宮妹妹和介壽堂的秀姑娘也不能成，他們的詩又有趣又詼諧。」熙清忙起身道：「我去叫秀鳳姐姐去，你們往憑花閣邀德姐姐。」說畢，興興頭頭的去。